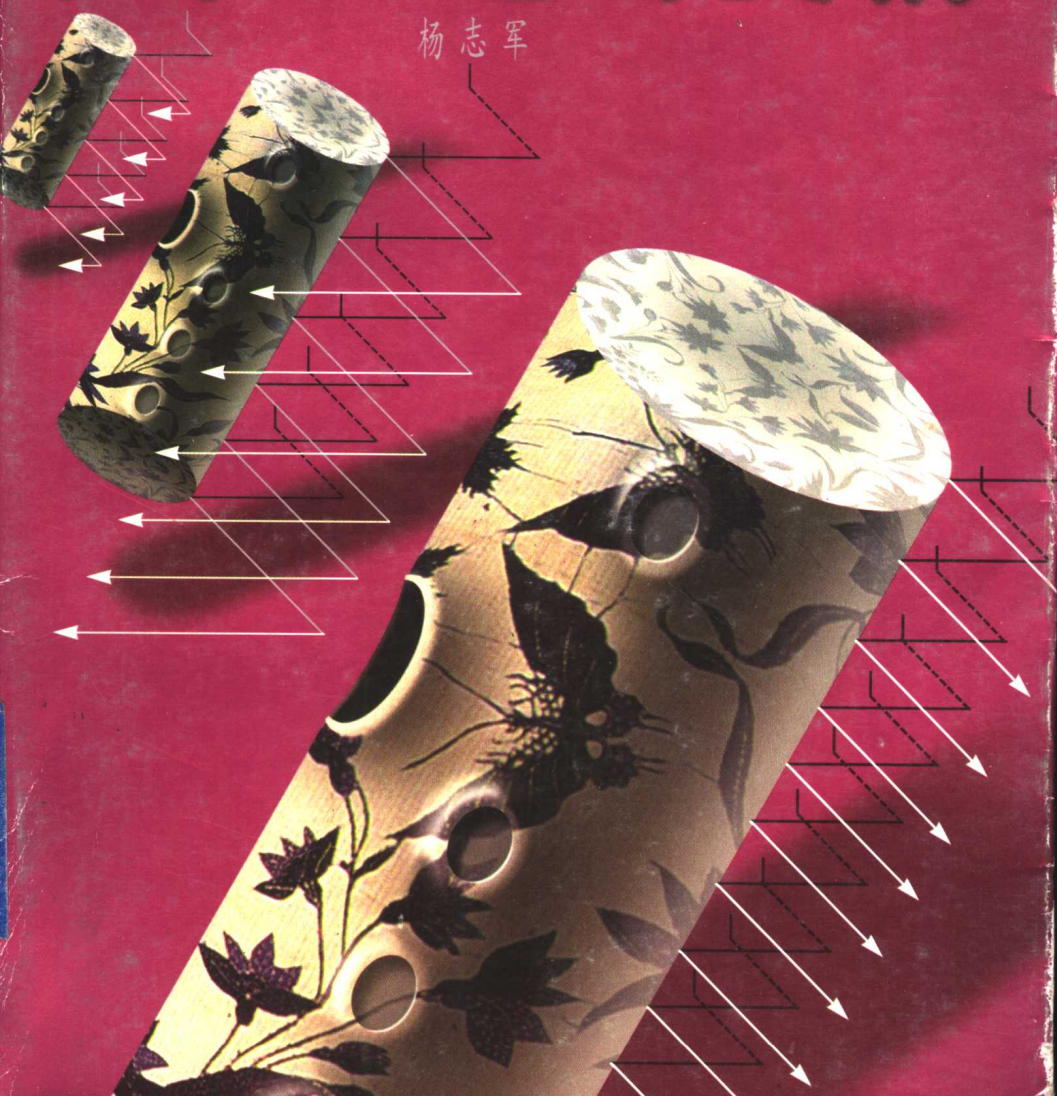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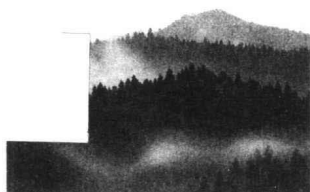




半个世纪的爱情

杨志军





十二月文丛

半个世纪的爱情

杨志军



泰山出版社

十二月文丛

半个世纪的爱情

著者/杨志军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2.875

字数/300 千

版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4—086—6/I·2

定价/22.0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十 二 月 文 丛

半个世纪的爱情

杨志军

责任编辑：于景明

平面设计：吴 勇

编者的话



现在国内的各种“文丛”和“文库”已经很多了,我们之所以还要推出“十二月文丛”,是因为觉得仍有必要。

该文丛力倡新作,兼顾旧作。

新作是指第一次面世的作品。而今天的艺术生产能力好像空前强大,各种体裁的创作品如潮水般涌现。这当然值得庆幸。可是选择的难度增大了。我们将奋力寻索,把有新气有正气有才华的作品直接送到读者面前。

旧作指曾经被收入过其它集子的篇章,主要是部分中短篇幅的作品。而今各种文丛和选本的交错投

影越来越重,作品的重复已成严重问题。但我们对此并不过分忧虑,因为艺术的存留与淘汰最终仍由心灵的需求给予制约,这正是历史的一种过滤方式。读者和编者都在选择。重复是一种强调,选择更是一种考验。我们对此将极为审慎。

该文从突出倚重作品的诗性。

因为比起惯常所说的“思想性”和“探索性”以及其它诸性,“诗性”是至为关键至为要害的一个部分。抽掉了它,其它或不存在,或七零八落。我们发现,诗也是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伟大的哲学家,最后也总是走进了浓郁的诗情。仅仅用“思想”去表达的“思想”,常常是十分令人生疑的。

该文从对各种体裁一视同仁。

既然诗性被视为艺术的本质,那么采取什么形式去表现也就无关紧要了。诗,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文论,只要体现和洋溢着生命的真挚与饱满,都将是最好的抉择。某种体裁的偏重和流行往往是一种时代的趋势,它既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又隐含了十分粗暴的一面。这种偏重和流行会造成一个时期思想与艺术的流失,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就要尽力穿越俗见所附加在体裁本身的阻碍。

该文从将努力坚持,续作不断。

我们相信任何事业的功效都在于积累,而积累则需要坚持。应运而生事物都由兴致冲冲开始,以疲惫无趣结束。除却远非心志之力所能移动的阻碍在前,否则就应韧性拓进。艺术诚然是浪漫的事业,但兴之所至随意点染却不会有真实的建树。在寒暑冷暖四季皆劳作不息,恰是“十二月”的含意。

目 录

上 部

- 3 第一章 1949·冬 西进之初
18 第二章 1954·夏 遥远的湖
103 第三章 1960·秋 童年与城市
128 第四章 1964·春与夏 荒村记忆
153 第五章 1969·冬 1971·冬 白色高原

下 部

- 191 第六章 1977·春与夏 那时候的理想
224 第七章 1980·春与夏 最后的伤感

270	第八章	1989—1990·秋与冬	别恋
329	第九章	1998·冬	东去
404	后记		

1997年12月10日 星期三 晴

上 部

1997年12月10日 星期三 晴

第 一 章

1949·冬 西进之初

正是傍晚，他们终于接近这座城市了。夕阳血红血红的，像是堆积着无数哀伤也堆积着许多兴奋。朱一昌激动死了，说在别的地方从来没见太阳这么惨烈过。他问身边的梁笑冬太阳为什么会惨烈。笑冬说那是你的感觉。他想感觉真是太伟大了，能把死的東西闹活。他闹活了身边不远处的黄河，那不是水，是珠子，青莹莹的翡翠珠子；闹活了岸边的冰滩，是白生生的棉花铺成了海；闹活了两边拉羊皮不沾草的山脉，是金龙降地，一折一折往前滚。笑冬说，咋那样乌蒙蒙的，山上没树，地上没草，河里没鸟。他说这么好的太阳你还说乌蒙蒙的，你心里就没感觉？她说哪能呢，我感觉悲凉。他就跟她嚷起来，你咋的啦你？你情绪不对，刚到你就这样，以后咋办？休息号响了，队伍停下来。从前面挨着传下口令，原地待命。朱一昌放下背包跑到

冰滩上去，哧溜一下滑倒了，爬起来又往前跑。梁笑冬在后面喊，回来，小心掉下去。他不听，他很想知道那陌生的水会冰凉到什么程度。就在这时枪响了，是冷枪。他哎哟一声栽倒在冰上，又往前滑了几米，水来了，浸住了他的半个身子，是那种能把灵魂驱出肉体的冰凉，扎疼扎疼的。之后他看到了血，洒在冰上，就像一簇簇艳丽的花。他爬起来，一条腿跪在水里，一条腿伸在冰与石的夹缝里，想站起又咚一声栽下去了，水花花四溅。他整个儿倒在水里，水忽地淹过来。岸上，笑冬吓呆了。有几个人往河边跑，更多的人举枪瞪着对岸嶙嶙峋峋的岩石。冷枪又响了，跑往河边的人中有人不跑了，立着立着突然又仆倒在地，这一枪是致命的，血和生命一起掉在冰上。这边的枪响了，朝着岩石猛放。有人指挥着，一个班的兵力想扑过河去。对岸滚下石头来，显然有人逃了，就是看不到影子。河水深处可以没顶，想过河的又回来。枪打得更猛，机枪也用上了。然后是寂静。夕阳正在往下掉，还没有掉尽。残霞艳丽如画。黄河冷漠着，远山近山都是沉厚的苍黄。一瞬间就变了，这世界怎么就经不起考验呢。朱一昌瞪着眼睛，躺在地上。他听人说他不会死。浑身冰湿刺骨，哪儿伤了哪儿疼都不知道。有人正起劲脱他的衣裤。笑冬回避了。怎么这么不好啊，这儿有冷山冷水、有冷天冷地冷太阳，还有冷枪。什么都冷，除了子弹，子弹是热的，一炸就更热。又是一种感觉。感觉能够修造一切。他想。话说是枪打出头鸟，我出头了，就要挨打。好在没死。为什么要死呢？死去的是贾排长。他是跑向河边的唯一的军官。他被就地埋葬了。行军以来，多少人都是就地埋葬的。鸣枪，脱帽，许多人都低下了头。坟堆升起来时天已经黑了。没有哭声，因为贾排长没有亲人。而战友们这些穿过浓密硝烟的人昨天就不会哭了。流泪的只有梁笑冬，她是为了朱一昌。朱一昌被人用担架抬走了。笑冬想跟上，但陈柄荣不叫跟。陈柄荣是政委，宣教团几十号人

全听他的。他把队员们集合起来，喝令报数，再用沙哑的声音说情况很复杂同志们，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反扑已经发生了。我们人地两生，人多枪多没得用喽。看见了吧，现在人家开始打游击战了。除了拉屎撒尿不要离队。突然一声枪响。陈柄荣大喊卧倒。宣教团趴下了。有人喊，怎么回事？叽哩骨碌一阵说，原来是走火。当官的骂起来，骂的是陕西脏话。笑冬把耳朵捂住了。快马飞驰而过，到后面去了。陈柄荣把笑冬拉起来，厉声说，以后不准哭，像啥子话，我们是革命军人。笑冬赶紧擦眼睛，其实已经没有眼泪了。稀里糊涂又开始了行进，脚步沙沙着，冷风裹着悲凉呼呼往脖子里灌，夜色突然就厚重了。笑冬心里一揪一揪地牵挂着。

朱一昌伤在胸脯左侧，叫人家几乎把心脏打掉。幸亏子弹长着眼睛往边上一拐碰折了一根肋巴骨后就出去了。给他开刀的大夫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忍着点吧，麻药不太灵。医院伤员不多，大夫连夜手术。他咬烂了舌头，冒了九身虚汗，最后昏过去了。醒来后大夫说他根本没用麻药。又说只要活着就行啊，痛怕什么。大夫二十出头，瘦长脸上坑坑洼洼的，一口河南话，大大咧咧、马马虎虎，老军人的样子。他身边有三个护士，都是小丫头片子。他指挥她们就像指使孩子，连哄带骂的。此外还有几个大夫，在别的病房，朱一昌只从窗户里看到他们的身影晃来晃去。他问大夫我们都进城了？宣教团在哪里？大夫说你先问问你在哪里吧。你在鬼门关前踱步，你看到鬼魂的尸体垒起了城垛，你弹洞烂开流血不止就要成为骷髅啦朋友。然后就哈哈大笑。朱一昌被感染了，笑笑，这里不是医院么？大夫说是啊。朱一昌说那我就不怕成骷髅了。大夫说你倒挺乐观，可是你知道这是谁的医院？马步芳的，全是兽医。在兽医眼里你就是骡马狗驴啊。朱一昌说那也比做鬼强。大夫说好，那你就做

马牛吧，不痛了是不？我这里没有止痛药。星星，过来过来，快给他喂饭。大夫喘口气走了。朱一昌感激地咬住牙没有哼出声来，心想怎么能不痛呢？小护士过来给他喂饭。吃了几口他问小护士那大夫叫什么？大夫一步跨进来，我叫马赫，就是赫赫有名的赫。马赫大夫拿着一本书坐到朱一昌对面的病床上，翻了两页说，读书就能止痛，医院的护士不认字，叫我给你读嘛没时间，你最好有个陪床的。朱一昌没有反对。大夫又说，星星你喂完去找找宣教团在哪里，找到了就叫他们来一个人。星星答应着。大夫把书一扔，还是我去吧，你找不到的。大夫走了。朱一昌痛苦地咽完了一碗面汤，忍不住哼儿哈儿起来。星星木呆呆望着他，突然转身跑了。她害怕，那张扭歪的面孔叫她想到鬼。

医院坐落在城市的东边。马赫大夫出了门往南走，不多远就看到一个丁字路口。路口有一些店铺，但都关着门。只有清真水塘和穆斯林饭铺的旗幡一溜儿飘摇。旗幡都是绿色的，挑在竹竿上，就像树。这里没有真正的树。一些戴白帽的男人你来我往，脚步匆匆，神情肃穆。突然他们都停下朝路心望去。路心驰过一辆吉普车。车身上贴着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有人从里面撒出一些传单，传单飘着翻着，蹭着地面沙沙响。没有人去捡。传单证明着风的存在。马赫大夫用脚踢起一张，一把抓住，见是一首顺口溜，剥削像个塔，头尖底儿大，县要百匹马，到村穷万家，加一加二到加八，一个萝卜八面刮。临末手里剩多少，只剩一点尢尾巴。他觉得有趣，又读一遍，塞进了口袋。过了丁字路口是一片砖地的广场，广场里边有一座清真寺，蓝色的塔尖挑起一个金月亮。周围是房舍，高高低低的土平房，没有片瓦。一些要饭的散落在广场上，好奇地望着他。大夫赶紧走过去。他害怕要饭的朝自己伸出手来，他也是什么都没有，除了这身破旧的军装。他吃惊那些要饭的在这种天气里居然个个都光着身子，甚至有的连裤子也没有，就是一块什么东西遮住了那个地

方。一队巡逻的士兵迎面走来,他问司令部在哪里。回答是再往前,拐个弯就到了。

马赫大夫来到军部,一打听才知道宣教团住在医院东边。他赶紧往回走,再次路过广场时看到清真寺前围着一群人。有人喊喊叫叫的。他靠近了,才听清是在骂人。日你的妈妈哈,吾说者你的女人是个卖×你还不信。看见了吧?看见了阿么不拿刀刀吵?你宰不下?宰不下我宰。有个女人趴在地上,看不清她的面孔。一只穿鸡窝的脚踩得她一动不动。叫骂的男人噌地抽出一把尺五的刀来,走过去就要扎,踩住女人的男人一把拦住,宰不得,现时不是马步芳。拿刀的男人推开对方,吼道,马主席在时宰的,现在就更不用说了,个家的事儿个家管,个家的婆娘个家日,你还有脸护着,让开,小心连你一起宰掉。女人突然一阵挣扎,居然爬了起来,咚地跪下,二哥哥,你我哈宰掉者你阿么办哩?我自根里就是你的人,十四岁上你把我领到羊圈里,你说下的那些话我一括记者。你说你是我的亲大大,你阿么操练我就得阿么答应。你说你的婆娘是个瘦杆杆,尻子上冒尖尖儿者……你说……女人号啕大哭。拿刀的男人扑了过去。女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马赫大夫不禁哆嗦了一下。他要离开,忽又意识到自己是个新政权的军人不能不管,便快步过去喊道,光天化日,杀人比杀鸡还容易,你们是做啥的?轰一声很多人离散而去。那男人把刀子扔掉,牛犁地马套车,各有各的辙,你是阿里的?走开,少管闲事。马赫大夫蹲下去看那女人。女人蠕动着,满胸都是血。他喊道,快,抬到医院去。没有人听他的。杀人者扬长而去。马赫大夫跳起来跑向那些要饭的,快,帮个忙,把她抬到医院去。要饭的互相看着不动。他以为他们是哑巴,又是比划又是喊,快去,抬上她,跟我走,我给你们吃的穿的。还是没人动弹。他急了,骂一句你们听不懂?你们不是人。返身回到那女人身边,扶起她,抱住她,又背上她。女人好沉。他一步一

挪地离开广场,走到街上去。这时有人跑来了,冲他喊,放下放下,我们给你搭帮儿。他看是两个要饭的,便停下把女人交给他们抬了,自己喘口气,擦把汗,走到前面去,又回头喊,抬平了,胸口朝上,快走。让马赫大夫欣慰的是女人一直活着。刀子扎进了胸脯,很深,他估计可能伤到心脏了,可是她顽强地不死。他给她止血包扎,忙乎了一阵后出了病房要去上厕所,蓦见两个要饭的还没走,想起自己的许诺,就直挠头发。两个要饭的都赤着上身,巴巴儿望着他。他急步走向伙房。向炊事员要了十个玉米饼,一分为二给了他们,又想给他们穿的但自己确实没有就去病房拿了两块用烂了的军用床单。两个要饭的本来心想给吃的给穿的不过是丘八骗人,他们之所以没走是因为这儿比广场暖和且没人撵。现在看到大夫居然兑现了许诺,就十二分感激。抖抖索索点着头弓着腰叫马赫大夫可怜得又去拿了四个玉米饼。两个要饭的裹着床单吃着玉米饼走了。他们急切地要去广场炫耀,同时宣告你们不听共产党的就没有好结果。哈哈。马赫大夫这才去了厕所,又回到病房,发现那女人醒了。女人很年轻,虽然脸上尘垢赫赫,但依然有青春的灵秀从眼底眉梢透出来。她忍着痛直视大夫,眼里是浓浓的狐疑和警惕。大夫赶紧叫来一个小护士,说给她喂点水。女人看护士是个小姑娘,放心了些,松口气,倦怠地闭上了眼睛。大夫出来,在院子里见到同事,讲起那女人的事,忽又想到找了半天的宣教团还没有着落,急急忙忙又出了医院大门。

马赫大夫带着陈柄荣和梁笑冬进来时,小护士星星正在给朱一昌喂晚饭。笑冬一见朱一昌眼圈就红了。但有陈柄荣在她就强忍着没掉下泪来。陈柄荣说早知道你在这里,今儿忙着满街刷标语没顾上来看你,晚上原打算也是要来的,正好大夫又叫。小护士不喂了。陈柄荣说能吃就好,粮食能长肉。接过碗

来，舀了一勺子面汤就往朱一昌嘴里灌。又说这位大夫说你很坚强，剜肉不用麻药。朱一昌说也该着叫我受罪，我要是不往河里跑，敌人就打不着我。陈柄荣说打不着你就会打着别人，人家既然已经埋伏好了，冷枪迟早得放。说着又给他灌了一勺子面汤。大夫说医院没有止痛药，你们说着话伤员好受些。朱一昌问大夫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那么多的部队都分散着驻扎。大夫说一问都知道，连老百姓也说，你问的是那帮学生娃呀，那个——深道道儿里。他学起了当地话，把笑冬逗笑了。陈柄荣喂完了面汤，用袖子给朱一昌揩了嘴，说起宣教团不久就要解散的事。朱一昌说分配到哪里可别把我忘了。笑冬说忘肯定忘不了，就是能不能把咱俩分到一起。两个人都望着陈柄荣。陈柄荣说那得听上面的。大夫喊起来，来我们这里吧。陈柄荣说他们打针找不到屁股做啥到医院来？大夫说医院肯定要发展，不会打针开药也有事做。朱一昌和笑冬都说医院不好。他们想着更新鲜的工作。马赫大夫很失望，沉默了一会，叫来客坐到对面床上，要出去，又说，你们得留下一个人，说说话、读读书，伤员好过一点。说着把床上那本书指给他们看。笑冬拿起来，见是一本英文书，就说这书我可读不了。大夫说他那里还有中文的呢，你们可以去挑。笑冬歪头望着陈柄荣，那我就留下？陈柄荣说不行，你是女的不方便。马赫大夫说护士都是女的，伤员都喜欢女的陪着。陈柄荣仍然摇头。大夫出去了。他们又说了一会话，陈柄荣要走，见笑冬不舍的样子，连说明儿再来。朱一昌说还是别来了，反正这伤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笑冬说我一定来。两个人出去时天已经黑了。在医院大门口，马赫大夫突然从黑暗中冒出来，吓得笑冬哎哟一声。大夫说我送你们回去吧，路上不安全。陈柄荣坚决不肯，说他是带着枪的。大夫立在大门中央，目送着他们，突然感到一阵无助的凄凉搞酸了胸腔乃至全身的体液。据马赫大夫后来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因为